

MAKESIZHUYI  
ZHEXUE QIANYAN WENTI YANJIU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沿问题研究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回应时代之声  
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 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MAKESIZHUYI  
ZHEXUE QIANYAN WENTI YANJIU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沿问题研究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回应时代之声  
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 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等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11  
ISBN 7-212-02974-2

I. 马… II. 张…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609 号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张传开 等著

---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安徽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组 编: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 0553-3883578 38835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4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2-02974-2

定 价: 20.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 .....	10
一、认识与实践 .....	15
二、交往与实践 .....	24
三、本体论的争论与实践范畴的进一步深化 .....	3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研究 .....	5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 .....	51
二、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 .....	62
三、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内蕴 .....	72
第三章 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价值 .....	84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形成的前提性批判 .....	85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历史发展 .....	89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要义及其逻辑展开 .....	106
四、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价值 .....	124
第四章 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当代解读 .....	14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存在论差异 .....	143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存在论解读 .....	154

第五章 价值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	174
一、价值的本质 .....	177
二、主体—客体关系模式的问题和出路 .....	183
三、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	194
第六章 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现代化 .....	205
一、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内涵和实质 .....	20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	216
三、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性 .....	231
四、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 .....	244
第七章 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 .....	260
一、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 .....	260
二、科学发展观的探索和形成过程 .....	268
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范畴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	296
主要参考文献 .....	302
后 记 .....	308

##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取得了根本性的理论进展。首先,逐步摆脱和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而是当代哲学。众所周知,追求终极实在或终极本体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和根本内容,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从存在论的根基处揭露了西方形而上学对终极实在迷恋的无根性和虚无性,指证了整个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从而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因此,哲学的重心不再是虚假的天国,而是现实的人间;哲学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构造“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①</sup>正是在此维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其次,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出现了“大学”、“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和“生活哲学”等不同的诠释和建构路向。这些不同的路向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都主张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着重研究当代人的生存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5、94页。

处境、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再次,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解读模式的“四大板块结构”的内容框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探讨了人道主义与异化、价值、现代性、发展观等时代和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强化了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解题意识,注重培育研究者的主体自我意识,主张在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传统解读模式的突破,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式的变化,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但是,与时代需要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探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获得巨大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在酝酿和寻求着新的突破。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如何突破“主客体关系”模式却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新的形势需要哲学专业工作者不断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为此,本书选择了“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价值”、“人道主义和异化”、“价值哲学”、“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发展观”等七个重大理论前沿问题,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高度,系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著名论断,并认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

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①</sup>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对实践的理解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就会不同。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哲学界对实践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探讨了逻辑论证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并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目的”和“实践观念”范畴。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主要从历史观的高度探讨了交往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关系,凸现了实践范畴的交往维度。一方面,突破了仅把“交往”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过渡性概念的传统理解,从“交往的本质”、“交往的特性”、“交往的历史形态”和“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往范畴做了多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特别是历史观的高度对“交往实践”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质上就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这个阶段,我国哲学专业工作者不仅从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内在关联,而且在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的当代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就不仅仅是认识论和历史观意义上的规定,而首要地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通过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马克思瓦解了以“内在性之主体性”为前提的主客二元对峙,终结了全部近代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才真正得以彰显。

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已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沿研究中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迫切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的基本估价,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和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艰巨在于哲学自身在当代中的处境。在当今时代,哲学由于对生命本身的背离而已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哲学仍在大学的体系和学院的建制中被广泛地谈论着。另一方面,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却似乎成了一种与生活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总是会遭遇到“哲学有什么用”之类的诘难。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因此,在这种境况中,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有所阐述。概要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而是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又引领着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意蕴在于它是实践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其主导语境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更不是生存伦理或价值哲学,而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生存论转向,以实践思维方式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实践生存论超越了实体本体论,从而在实践生存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但传统哲学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的前提都是主客二分的,即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处于抽象对立两极的前提下,再试图去寻求二者的统一。因此,旧哲学都未能正确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了旧哲学的这一理论思维前提,确立了感性活动

原则,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结。这种内在联结的始源不是别的,而在于“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sup>①</sup>。人“通过自身的存在”,意味着人是在实践中自我筹划、自我生成的;自然界的“通过自身的存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自然界,既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言的在人之外的、纯粹的“外部自然界”,也不是黑格尔眼中“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感性自然。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活动即实践基础上的关系,亦即对象性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等,都只能在实践关系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在环境危机、生态失衡、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等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理论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与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凸现相一致,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自1923年卢卡奇在柏林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和争执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曾展开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讨论中,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国哲学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无论是人道主义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异化概念中所包含的历史性维度,都始终未被深思。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存在论差异。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人道主义始终是从Eidos这一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而得到规定的,是从“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而得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规定的。在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中,人的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人如何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生存——就被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而马克思思想活动的中心,恰恰就是要击穿理性形而上学的统治,揭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科学揭示,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应,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就不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价值论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既不是意识的错觉和迷误,也不是人对自己的类本质的背离,而是私有财产现实运动的产物和结果,是劳动自身由“特定劳动”转变为“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异化劳动或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而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一条件之中,即思辨的力量和运动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现实的思辨和抽象所决定的。因此,无论是异化的克服,还是形而上学的终结,都不仅仅是思想的任务,而更是实践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它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促进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大都是依照认识论(知识论)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框架来处理价值问题的。在这种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和问题。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界就开始了对主体-客体模式的反思和批判。21世纪以来,为了超出主体-客体模式,摆脱对价值的工具性定义和效用性理解,寻求专属于价值哲学的思路和方法,哲学界更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提出了“人学的路向”、“人类存在论的路向”、“超验的路向”和“生存论的路向”等4种代表性的观点。这四种路向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当代

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尝试。问题在于,这四种路向虽然在起点上有所区别,但在终点上却殊途同归了。确切地说,它们在说明人的价值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的二重化理论,都赞同“只有人才拥有绝对价值、本体价值和原生价值”的说法,都认为价值的本质就在于人的自我超越。这样一来,它们就仍局限于康德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只有“善良意志”才拥有“绝对价值”的概念。这种局限决定了国内哲学界只能始终在“自我超越”(绝对价值)和“有用性”之间徘徊。在此徘徊之际,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始终未被深思。因此,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对价值哲学的概念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考察,并在此考察的基础上彰显马克思对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的澄明。

现代性问题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梳理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内涵和实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性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现代人类社会基本架构中最为重要的塑造力量,决定了当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与当代人的命运走向。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使人类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但与此相伴,它所蕴含的风险也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危机。基于对这种困境和危机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更遑论对马克思的超越了。在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表现出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独创性。马克思不仅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根源,而且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内在机制中对资本的本性进行深入的解剖,从而达到了对现代性的辩证理解。一方面,马克思对以资本为核心、以理性主义为

形上基础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非具有其所声称的普遍性,工人阶级不公正的生存状态所表明的那个社会的悖论和错乱,充分证明了现代性方案及其解放的虚幻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现代性的价值。“现代性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破灭,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完全失去了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通过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就能在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真正实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这种辩证批判,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仍是我们未完成的事业。一方面,作为现代性核心内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个体主体性虽有所发展,但远未完善。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粗放经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等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要把“个体主体的培育和形成”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要注意克服现代性的弊端,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作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既是构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所在。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当前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它既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发

展问题、发展理论上的最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重大的理论成果。它既是对西方现代社会中发展理论的借鉴和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总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同时又是“文化的活的灵魂”。<sup>①</sup>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也必须回应时代之声,回答时代和当代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只有在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成为时代需要的哲学。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 第一章 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

任何一个哲学范畴都有自己的历史,实践范畴也不例外。“实践”一词虽然早已在希腊文献中出现,但还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概念。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才成了一个重要的、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9卷中从“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出发,把作为运动现象的 *kineesis* 和作为实现活动的 *energeia* 区别开来。“实现活动正如 *energeia* 这个词所显示的,它是在(en-)功业(*ergon*)之中,是一种建功立业的活动。所以目的就寓于 *enuparkhein* 其中。在活动中有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否活动的过程就是目的之现实的过程,是区别实现活动和运动的标准。”<sup>①</sup>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区分为三种形式:技术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其中,技术活动的目的在活动之外,而实践活动恰恰意味着有目的寓于其中的实现活动。同时,理论活动由于它在最终意义上自身就是目的,因而是最高的实践。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虽是最高的实践,但它始终是以实践为定向的。这就是说,实践不是理论的形式,恰恰相反,理论是实践的形式。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慢慢地发生了倒转。例如在普罗提诺那里,理论就不再是实践的形式,相反实践却成了“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这种倒转随着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趋完

---

<sup>①</sup> 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注①。

成,结果“理论及其运用的不恰当的模式”,“从现代科学概念来看,全面地规定了实践概念”<sup>①</sup>。

关于这种不恰当的模式,康德首先倡导了现代的自我批判。他从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这两个不同的理性认识的原则出发,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区别开来,认为“如果规定这原因性(指意志的原因性——引者注)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就是技术上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sup>②</sup>。前者只能算作是理论哲学的补充,而后者则“完全不是从永远以感性为条件的自然概念中借来的,而是基于超感性的东西之上,……所以它们是道德上实践的”<sup>③</sup>。借助于这种区分,康德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概念的一种批判,即不能仅仅把实践理解为技术的实践,理解为理论之运用。相反,实践是关乎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实践是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sup>④</sup>。但是,康德关于实践的这种区分包含着它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它面临着如何统一“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道德上的实践只与超感性的原则相联系,于是在康德那里,“正如理论理性同客观的感性材料相对立,同样,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嗜好等相对立”<sup>⑤</sup>。这样一来,康德的实践概念实际上就远离了人的基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活动,而停留于高于尘世的理性王国。在其中,真正的实践问题也随之被取消了。

① [德]伽达默尔:《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④ 转引自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⑤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2页。



与康德把实践区分为“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不同,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却是统一的,并与亚里士多德的“energeia”密切相关。在黑格尔那里,“energeia[实现]”同样也在思辨辩证法的角度被思考为绝对主体的纯粹活动。如果正题被反题所否定,而反题被合题所否定,那么,在这样一种否定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它不是什么否定的东西。而毋宁说,否定之否定乃是精神在其中通过它的活动而把自己设定为绝对者的那种断定(Position)。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的 energeia[实现]中看到了精神(即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绝对自我运动的预备阶段”<sup>①</sup>。显然,黑格尔是从绝对主体的立场出发来解说“energeia”[实现]的。在他那里,“实现”或“实践”实际上就意味着:精神通过“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不断展开自身、不断实现自身的形成过程和自我运动。换句话说,对精神而言,它的形成过程和自我运动就是实践,就是劳动,“抽象的精神的劳动”<sup>②</sup>。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精神之为精神恰恰在于它的本性是实践的。这样一来,他就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对实践问题的关心,始终是马克思哲学活动的中心。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使用了“哲学的实践”的提法,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就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这里,马克思首次表达了哲学应该“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的实践精神。<sup>③</sup> 在《莱茵报》时期,一方面,马克思继续站在“哲学的实践”的立场上展开了对现实的批判,认为哲学不应仅仅停留于抽象的观念而应在“现实的坚实土地上”实现这些观念。由此出发,马克思甚至

①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13-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